

# 林布蘭的自畫像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近來，常常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。「凝視三星堆——四川考古新發現」和「從波提切利到梵高：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」兩大展覽正同期展出，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入場，館內文創禮品店的相關周邊產品亦熱銷。今次，英國國家美術館的五十多件珍貴畫作來港展出，同行的不少友人都期待見到莫奈和梵高的真跡，而更讓我念念不忘的，是展廳內林布蘭（Rembrandt van Rijn，一六〇六至一六六九）的晚年自畫像。

作為十七世紀荷蘭美術黃金年代的重要代表，林布蘭從小進入畫家工作室習畫，掌握了出眾的素描和版畫技巧，且對光線的運用格外敏感。因應十七世紀上半葉荷蘭經濟起飛，中產階層崛起，對於藝術收藏的需求日增，林布蘭正是在這期間，憑藉其肖像畫創作技巧，一躍成為荷蘭知名的藝術家。他的贊助和委約紛紛而至，他和家人也因此過上了富庶優渥的生活。

世事總不盡如人意。就在林布蘭的事業和名望如日中天之時，一幅畫作的出現改變了他的命運。這幅畫就是創作於一六四二年的《夜巡》。阿姆斯特丹射手連隊集體委約畫家創作，而林布蘭一改傳統群像畫創作手法，並未依照長幼尊卑原則，而是將十多位主角分別安排在前後左右不同位置，有些畫得大，在前景明亮處，

有些格外小甚至面目模糊，在遠景暗處。這樣一來，畫面固然形成了戲劇化的舞台效果，卻無法讓這十多位委約者個個滿意。眾人甚至將畫家告上法庭，而經此事件後，林布蘭聲譽大跌，人生急轉直下。

正在香港故宮展出的自畫像，是林布蘭生命最後一年的創作。畫家一生留下眾多自畫像，依年份——看過，既是畫家本人肖像畫創作技法日漸提升的例證，亦從一側面展示畫家人生際遇的跌宕起伏。前半生的優渥與後半生的寥落形成的鮮明反差，在他的自畫像中同樣有鮮明呈示：青年和中年時代，自畫像中的畫家本人衣着典雅，神情自信從容；而晚年的他，衣着潦倒，神情瑟縮，眼神中是遮掩不住的苦痛、失落與滄桑。在展廳此畫前駐足，數百年前的人與事彷彿穿越時空而近在眼前，我們宛若透過此作，與幾個世紀前的畫家對話，聆聽彼處的悲喜人生，觀照並自省。這，或也正是藝術之於你我的意義所在。



▲林布蘭晚年的自畫像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。



自由談  
楊不秋

走進年尾，節日的氣氛開始愈發的濃起來，到處都有五彩繽紛的節日裝飾，還有歡顏雀躍的人們，他們當中很多還拎着大袋子，裏面盛滿了精心包裝的節日禮物。想來都是將要送出去的美好心意，所以在他們的臉上彷彿看不到負重的吃力，可能還會有一些如釋重負的輕鬆。

畢竟，對很多人來說，包括我在內，選擇禮物並非一件易事。禮物是一個載體，承載着送禮人對對方的需求和喜好的了解，想要表達的心意，以及一些言語未能盡表的信息。每次挑選禮物，遵從實用至上的我都好像在面對一次測驗：對方有這個需求嗎？真的會喜歡、會有用嗎？

因此，不太熟稔的人之間送禮，因為不熟悉彼此的界限而把握不好分寸並產生尷尬

生活中，常有意想不到事情發生，如同英國著名作家戴安娜·韋恩·瓊斯（DWJ）的經歷，聽起來充滿奇幻。



英倫漫話  
江恆

一九七七年，她完成了一本兒童小說，並將定稿的手稿寄給了出版商，但一位編輯要求她作進一步修改。但她無意這樣做，於是拿了手稿副本，將其中一些頁面剪成幾部分，然後用完全相同的段落以相同的順序，又將它們重新黏貼在一起，看起來好像這本書已被大幅修改過。她把手稿寄回出版商，結果對方表示，這本書現在已經很完美了。此書就叫《魅力人生》，是有史以來最詼諧、最尖銳的兒童奇幻作品之一。

當然，這也應歸結為瓊斯性格的特立獨行。比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她開始寫作時，兒童讀物中有一條絕對的規則，即「好」的成年人不應該受到質疑或批評，但她的書中卻充斥了家長式的、虛榮、任性或完全錯誤的成年人，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之舉。可這絕非她一時的心血來潮，作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大的孩子，她對成年人完美的觀念持懷疑態度，在她的世界裏，成年人有時表現得非常友善，但他們從來都不是絕對正確的。就像一九九六年她寫信給英國專注童書研究的學者黛博拉·卡普蘭時所說：「我本來就是想廢除這條規則的。」同行們也這樣形容瓊斯：她如此之獨特，你可以在十英里外的逆風中聽到她的聲音。

實際上，不走尋常路的作家不止瓊斯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當瓊斯還是牛津大學英語系本科學生的時候，她常去聽一位講師的課，那人便是英國知名作家C·S·路爾斯（C S Lewis），他以經典兒童文學《納尼亞傳奇》而聞名於世。此外他還有另一個稱號——思想魔術師，即能讓「最乏味的話題變得絕對閃耀」，他常在學院的大廳裏發表演講，過道裏被聽眾擠得水洩不通，即使是大清早也是如此。

同樣在牛津大學任教、寫下史詩級文學作品《指環王》（又譯《魔戒》）的英國作家托爾金（JRR Tolkien），性格則大相逕庭，他似乎不在意自己有多少聽眾。「儘管屋裏擠滿了人，他背對着聽眾咕噥着說話。你聽不到他講課，他努力不

# 送禮之禮

也就不足為奇了。我最近聽到一個有關送禮的趣聞，是來自朋友的朋友的真實經歷。話說這位仁兄有次跟老外老闆聊天，老闆表示對中國茶葉的欣賞。出於好客和善意，他轉頭就送了老闆一盒中國茶葉。老闆表示謝意的同時也緊跟員工行為操守，向人事部門如實匯報。人事部門自然要根據規章啟動調查程序，找這位仁兄約談並記錄報告。看起來是弄巧成拙，背後卻反映了中西文化差異和大家對「送禮」這件事的不同理解。看來，禮不能隨便送，送禮千萬不能草率。

中國人說起送禮，恐怕還是都會想起一句「禮輕情意重」。簡單幾個字，道盡了送禮的真諦其實並非禮物本身的物質價值。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。」詩仙李白這首《贈汪倫》被世代傳頌，也讓汪倫因為「送禮」而留名千古。天寶十四年，汪倫邀請李白來桃花潭遊玩，日日美酒款待，臨別時並贈送駿馬和官錦。這時，距

離這位曾經能夠讓貴妃研墨、命力士脫靴，遊走於長安頂級富貴社交圈的大詩人被玄宗「賜金放還」已經整整十年之久了。無論李白的境遇如何，汪倫的真情不曾改變，這大約就是李白如此感動並寫詩回贈的理由了吧。

另一件出名的送禮故事，出自鼎鼎大名的才女林徽因。一九三三年作家冰心發表小說《我們太太的客廳》，被指影射林徽因在家中舉辦文化沙龍。適逢林徽因剛從山西考察歸來，據傳，託友人轉贈冰心一罐山西老陳醋。可見，凡事沒有絕對，禮物也並非永遠都是傳遞善意，增進感情。

送禮之禮，大概還是在於合乎情理的禮尚往來。不合情理的禮物，最好省下別送，避免不必要的尷尬；表達情感，促進交流的禮物，可以看作是人際交往的一種方式。善意之禮，自成一佳話；即便並非美意之禮，也因「君子不出惡言」而令人莞爾。

# 奇幻世界



▲電影《指環王》改編自英國作家托爾金同名小說。

劇照

讓你聽到。因為他想離開並完成《指環王》的寫作，所以他的講堂是最小的。」據聽過課的瓊斯回憶，托爾金講話時，表面上是在談論一個情節是什麼樣的，以及它如何演變成其他情節，實際上是在構思《指環王》，「我發現這非常有趣，就和另一個人一周又一周地勤奮地去聽課。其實如果我們都不來的話，他本可以只做一次演講，便能獲得一個學期的報酬。如今他被迫繼續思考情節的演變，而我聽到的內容很令人着迷。」從某種程度上講，是瓊斯憑藉一己之力，推遲了《指環王》這本有史以來最暢銷書之一的寫作進度。

儘管上述作家行事風格迥異，但他們卻有一個共通點，均是奇幻小說家和想像世界的大師。拿瓊斯來說，她在自傳筆記《關於作者的事》中寫道：「我突然意識到，我必須寫奇幻小說，因為我無法相信大多數人對正常生活的看法。」從她的第一本兒童讀物《威爾金斯的牙齒》開始，半個世紀以來撰寫的大量魔幻故事，吸引了無數青少年。其中講述魔法師哈爾的小說《魔幻城堡》，二〇〇四年被日本漫畫家宮崎駿改編後，拍成了動漫電影《哈爾的移動城堡》，收穫了大批影迷，據說很多女生都把巫師哈爾視為她們的初戀。《道爾馬克四重奏》改編自被仙女偷走的塔姆林的蘇格蘭民謠，在寫作形式上是對作家TS艾略特四重奏的模仿。《奎師塔門西的眾世界》系列則由六本小說和一本故事書組成，講述了一位九命魔法師控制着

許多已知世界的魔法，故事中有一座神奇的城堡，孩子們在那裏學習他們的魔法力量，這可遠早於J·K·羅琳筆下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中的霍格沃茨魔法學校。

如果把視角放得更廣，會發現從路易斯和托爾金到瓊斯和蘇珊·庫珀，再到艾倫·加納、J·K·羅琳和菲利普·普爾曼等等，我們會列出一長串名單。是什麼造就了英國如此多奇幻小說家？用新晉奇幻作家凱瑟琳·倫德爾的話說，寒風凜冽，冬季黑暗，充滿神話、新石器時代的巨石陣和古老的林地，讓不列顛群島一直對奇幻事物抱有忠誠。比如神學家蒙茅斯的傑弗里在十二世紀提出梅林的預言；斯賓塞在十六世紀召喚出了仙后等，英國現代奇幻小說的偉大作家們，有一千多年的故事講述經驗可供借鑒。

倫德爾在新出版的奇幻三部曲第一部《不可能的生物》中，便展現了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力。該書以隱藏在北大西洋的一群迷人島嶼為背景，那裏所有幾乎被遺忘的神話生物都仍然活着，像是龍馬（中國和巴比倫神話中的有鱗翼馬），蘇格蘭拉維爾（一種永遠憤怒的有毒毒龍），卡卡丹（一種紫黑色的食人獨角獸），克魯德（一種長着火焰耳朵和令人厭惡的胃口的狗）等等。

正如倫德爾所言，奇幻小說是一門在閱讀中豐富、在創作中艱苦的藝術。在寫微型龍、飛行外套和獅鷲的時候，也為孩子們提供了一種思考和珍惜自己世界的方式。

# 留住童年



人生在線  
言青

一天，電話鈴響起，聽筒那邊傳來一個熟悉的女中音：「大姐，是我，我從美國回來探親，昨天剛到北京，住在三妹小麗家，我們想過幾天到養老院去看望你和姐夫。」突然來的驚喜，使我情不自禁地叫起來：「是你！小敏？看，你都快八十了，還叫你小敏，哈！你們找個好天兒，快來吧，咱們好幾年沒見了，要好好聚一聚呀！」

小敏小麗是我舅父的女兒，舅父舅母共生了五個女兒，我們叫她們「五朵金花」，小敏是老大，小麗是老三。舅父舅母去世後，小敏一家去了美國定居，其他幾個表姐妹也已從教師、醫生、公司職員等崗位上退下來，在北京過着退休生活。

一個晴朗的早晨，小敏小麗帶着她們的丈夫來到養老院，幾年不見的姐妹緊緊擁抱在一起，又叫又跳，一時忘記了年齡，彷彿又回到童年。大家進入客廳，我們三姐妹和我剛從加拿大回來的女兒在沙發上排排坐，我坐最尾，女兒坐最頭。女兒從她自己開始排我們的年齡：五十八，六十八，七十八，八十八。

多麼巧！一個比一個大十歲，小敏不禁驚訝地說：「我們都這麼老了嗎？怎麼感覺還是十幾歲的時候。」可不是嘛，這讓我記起將近六十年的事，那時我正懷着女兒，在庭院裏和小敏等五個小表妹照相，我坐在中間，「五朵金花」圍在我周圍，最小的一朵，一個小萌娃，站在我前面。這張照片至今還留在我的老相冊裏，我拿出來讓她們看，又引起一陣歡笑和感慨。歲月無情，如今我懷着的

女兒已近花甲，梳着兩個小辮兒的小敏已一頭白髮，小麗也是滿臉皺紋了，那個小萌娃也成了小老太太了，我這個耄耋老人彎腰駝背，步履蹣跚了。可是我發現大家並沒有因此而嘆息，還是津津樂道地說着小時候的事。

說起我考上高中的那一年，舅父送我一輛自行車，讓我練好後騎車去上學。我每天放學後在家門前小廣場上練車，剛五歲的小敏在後面小跑追着，等我練完後，她就扒着車非要自己騎，我不讓她騎，她就哭鬧，沒辦法，只好領她去旁邊的小店買幾塊糖哄她回家才算了事。小敏聽了哈哈大笑說：「那我肯定騙了你不少糖吃，正好今天我給你帶了巧克力，還你的糖。」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「巧克力可比那時的糖高級多了。」小敏說：「那是必須的，時代也前進了。我現在不必跟大姐搶自行車了，我能開着汽車到處跑了。」大家又一陣大笑。小麗的老伴兒原是新華社記者，他不聲不響把我們的說笑都錄了像，還抓拍了不少照片。

小敏中學畢業後考上了北京大學，成為我們的校友。她受其父的影響，自小喜歡京劇，還參加了北大京劇社，登台演出過現代京劇《紅燈記》，她飾李鐵梅。去美國二十多年了，每天都要看央視十一台的京劇轉播，我不時也給她發一些京劇名家名段的視頻，她說她仍然是個老戲迷。小麗從小愛說愛笑，現在還能從她變老的臉上看出她那活潑可愛的小模樣。她外語學院畢業，當了英語教師，如今也把兒子送去美國讀書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流逝，轉眼間我們都老了。留不住的是時間，能夠留住的是我們的童心。我們願意在我們的心永遠有一間裝着童年的小屋，常常回憶着童年的趣事，編寫着青春的詩歌。



# 廢校探秘

晨光映照，白鴿戲水，這是一座空置了十五年的小學——至德公立學校。它是演員邱淑真的母校，由於收生不足於二〇〇八年停校至今。學校樓高四層，共有十二間班房，設有兩天操場、禮堂、美勞室、音樂室等，是一九六二年黃大仙區唯一一所按照標準藍圖而建的小學。

校舍空置多年，一直保留當時的面貌，因此也曾經有人偷偷混入探秘，甚至塗鴉。

圖、文：遂初